

中国传统村落祁县上庄村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着历史的光芒。上庄村是一个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，神秘之处在于这个拥有上千年的历史山村，有许多不解之谜，称为“小北京”，令人向往，还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。

留住传统村落，留住这些古建筑、古戏台、古庙、古民居、古街道、古树，就是留住了历史，留住了我们的根。因为，这是我的故乡，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。

上庄村曾以历史悠久、资源丰富、景色优美、集体产业经济兴旺而辉煌，后随着经济转型、村民离居逐渐归于沉寂。

上庄村原属于峪口乡一个独立行政村，后与生茂村合并。如今生茂村包括上庄沟内的12个自然村(岭北庄、田家庄、温家贝、上庄、下庄、东杜家庄、羊尖寨、绵岭、深庄、香庄、下凹、砖八洞)。全村现有126户、216人，常住人口77户、116人，耕地面积3900余亩，果树面积600余亩，年出栏1000余头牛。

当春华秋月逝去，无法抹去的思乡之情，如雪霜般渐渐覆满鬓间发上。留不住的年华，藏不住的乡情，都在一怀愁绪中，飘动成了一首诗，凝固成了一幅画，那么地情真意切，那么地感人肺腑。走进故乡上庄，走进那片挚爱的土地，在一条条古街古巷，一座座古老古院中，一片片田园美景中，重新找回儿时那如诗如画的曾经，如歌似梦的过往。

上庄村人文底蕴深厚，在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中，上庄村以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华英烈刘生茂故里为地域特色内涵，因地制宜打造各种具有浓郁本土味的文化载体，开发、保护、经营同步进行，展现了温暖感人的文化和红色文化。如今，上庄村面貌日新月异，乡村环境沧桑巨变，特别是养牛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，农民经济收入与日俱增。

上庄传统村落，作为祁县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些寻常巷陌、古建民居，熏染着悠悠岁月的烟火气。

经历漫长历史留下来的一街一巷、一砖一瓦，陪伴着山里人的忧乐悲欢，在人们心中生出温暖亲近，唤起我们的人生感悟。抚摸着那些古色斑斓的石头墙，我们心潮起伏，生发追思与感慨，与古人有了心灵的感应、与历史有了精神的沟通。对待古建筑、老宅子、老街小巷要有珍爱之心、尊崇之心，保护传统村落，不仅要保护建筑本体，也要保

护传统格局、空间肌理、历史风貌、文化生态、景观环境，突出原真性、完整性，积淀丰富的人文信息、山水格局、文化景观。

伏西河是上庄村的母亲河，从上古流淌到两汉，从两汉流淌到五代，又从五代流淌到现代，一刻不停默默地流淌着，流淌着那迷人的魅力，流淌着那醉人的风采，也流淌着我的自豪、我的热爱、我的眷恋。

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、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，孕育了上庄村历史悠久、格局完整、建造精美，传承农耕文化、民俗文化的传统村落。

让传统村落“活”起来，让房子“用”起来，让村民“富”起来，让文化“亮”出来，让故事“讲”下去，让传统村落成为乡村振兴的“聚宝盆”。

真诚希望通过以文化遗产“活”起来的形式，带动故乡文旅发展火起来，

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的生机。

真诚希望故乡繁荣和发展乡村文化，唤醒乡村记忆，激发文化认同，给予乡村农民及离乡游子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，引导本土人才资源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、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，让更多出身于乡村、成长于乡土、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留在故乡、发展故乡，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奠定本土人才之基。

家乡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传统村落，呵护好文化遗产，让从历史中走来的乡村大步迈向未来。

历史有多古老精彩，故事就有多感人。上庄村，一个中国传统村落，一个历史文化村庄，烟尘深处的山路上，手提算盘的上庄晋商们，早已成为了很难追忆的曾经。今天，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，上庄村徐徐展开了崭新的画面，让人自豪、感动。

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

刘学斌



让孩子走出大山
 李志成

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。

——摘自乔治·马丁《权力的游戏》

生在农村，出身贫寒，李海明只上了3年小学便辍学回家务农。妻子王丽芬虽然出身在富贵家庭，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，更是没有上过一天学。

夫妻两人尝尽没有文化的苦果，立志要让孩子们学文化，上大学，走出大山。

“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们供上大学，通过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。”这是李海明夫妇锲而不舍的坚持。

梨峪村位于寿阳县的东南角，毗邻平定县、昔阳县、阳泉市，距寿阳县城45公里，上世纪80年代属于“三无”地带，即无水、无电、无公路。

那时，李海明家中10余亩薄田种着玉米，收入除去家庭开销所剩无几；屋外房檐破旧，被柴火熏黑的土墙斑斑驳驳，裂缝随处可见；狭窄的窑洞里，除了生活必需品，最值钱的就只有一个烤火所用的炉子。然而，那满是灰尘的墙壁上粘满的奖状却格外显眼，给破旧阴暗的屋内增添了亮色。

什么叫家大口阔？去了李海明家一看就知道，家中有90岁高龄的老母亲、70多岁的大哥，还有4个“半大儿子吃空老子”的儿子，煮好的一大锅散面粥，一人盛半碗便看见了锅底。

李海明夫妇俩给孩子们常讲的话是：“像我们这样的困难家庭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只有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！”可是，知识改变命运这条路，对于这个以种地为生的特殊家庭来说，走下去又该是多么的艰难啊。

夏天刨药材，春秋在田间劳作，冬天放牛，寒暑假外出卖面皮，夫妻俩像一台不知疲倦的马达不停地运转着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夫妻俩省吃俭用，衣不更新，饭不变样，在日常生活中可谓“抠”到极点。即使这样，也是顾了一家人的吃，顾不了一家人的穿。4个孩子过年送的旧衣服穿，大人的衣服不合身，就重新裁剪拼在一起穿。最小的孩子问妈妈，为啥咱家老是捡衣服穿啊？王丽芬无言以对。

4个孩子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常常等孩子们晚上睡觉后，王丽芬才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干净，围在火炕边一件件烤干，又一针一线地缝补好，再放到孩子们的枕头边。忙完了这一摊子活，她又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给孩子们做布鞋，山区雨水多，路难行，一双布鞋穿不了多久，她几乎一年四季夜晚都在赶做鞋子。

为了激励孩子们发奋读书，夫妻俩立了一条家规：“你们四兄弟只要考到哪里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、拆房揭瓦也要送到哪里，如果考不上，一个都别指望复读。”

男孩娃都是最费家钱的，春天来了去山上摘能吃的瓜桃李果，刚发芽的桃树、梨树枝经常被欺凌到“骨折”。夏天来了便去有田间作物的地头逮蚂蚱，遭殃的永远是那些隔壁家的农作物。夏天火热的中午，哪个小屁孩喜欢睡午觉呢？这个孩子跑东那个孩子跑西，要么逮不住，要么很费手。东邻家西红柿少了5个，西邻家黄瓜断了3根，村东头的女娃娃被打哭了，村委会的玻璃被砸碎了。到家告状的人群不断，孩子的哭声也不停。

秋后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打场的声音，收割回来的农作物堆积在窑洞顶部，哥几个玩捉迷藏，躲在草垛里、农具里，更有甚者从房顶直接跳进路面的秸秆里。12月份左右总会有那么一场雪，大到足够打雪仗，河水一结冰便能铺满整个河道，找两根粗一点的铁丝放在炉子里烧十几分钟，哧哧两锤砸进木桩里，再找两根对一起，便是一个简单的冰车，一天不着家，在冰上飘着。衣服湿透了，裤子磨破了……因为调皮，李海明夫妻俩为这几个孩子的成长操碎了心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始终如一地要求：上学不能迟到，功课必须完成，作业永远是整整齐齐。

4个孩子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，个个发奋读书，均学业有成，毕业后有着稳定的工作。

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勤劳善良的夫妻俩，因意外已经去世，到现在已是1年有余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王丽芬饱受糖尿病困扰，给儿子们每人织了一个平安枕，一针一线勾勒出“平平安安”。这4个平安枕，成了这对夫妇的遗憾。

李海明夫妇在困境之中，坚持让孩子们读书走出了“大山”，在山村内外传为佳话。

汾河的水也变清了，父亲一直想回张家庄煤矿住一宿或与以前的工友聚一聚。

父亲的晚年患有失眠症，晚上要靠吃氯硝西洋才能帮助睡眠。另外，他还有腰肌劳损，是年轻时下矿留下的后遗症。2022年的那个冬天，父亲倒下了，睡觉大张口，喘着粗气，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周，在2023年的第一缕阳光来临的时候，父亲走了，他没有实现再次回张家庄煤矿住一宿或走一圈的愿望。

写到此，我想致敬矿工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在幽暗的地下深处，他们兢兢业业劳作着，横井、竖井、平井、斜井。山西，这个面积占全国六十分之一的省份，产了全国近30%的煤炭。

想到这里，感慨万千，总有一些劳动者，他们虽然平凡普通、朴实无华，但有一种金子般闪光的精神，他们热爱劳动、热爱工作，用浑身沸腾的血液，推动着一个时代滚滚向前。

烦恼是人生给的礼物

王举芳

人生，总是和烦恼形影相随。

都说天真无邪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，其实不然。记得8岁那年，我上小学。同桌小华是个聪明的女孩，长得好看，加上家境好，穿戴时髦，很快就成了老师同学眼中的焦点。我就像一只丑小鸭，在她旁边越发的丑陋不堪。第一次，我知道了自卑的含义。

我变得不爱说笑，课间，常常一个人在一边，看同学们追逐嬉闹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小心思，对我说：“妞啊，咱不和人家攀比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咱自己活好自己就好了。”小小的我，就这样带着烦恼升到了中学。

中学仿佛烦恼更多，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常会莫名的失落，小小的心房里住进那个清新的身影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左右着视线，左右着欢喜与清愁。

高三的那个秋天，父亲患病，住进了医院，母亲和弟弟日夜在医院守护，我和妹妹，像两只离群的鸟儿，天天期盼着父亲康复归来，家，完整的家，才是鸟儿最温暖的巢。

太阳落了，月亮落了，无数个夜晚，我和妹妹蜷缩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夜空，轻泣，叹息。花落了，叶子落了，父亲还是没有回来。转眼冬天来了，白雪覆盖了大地，世界变得苍茫一片，如我的心，冰凉清冷。我抱怨苍天不公，为何要让我的父亲——一个那么仁慈的人受病痛的折磨；我嫉妒别人家的红炉温暖热炕头；我甚至记恨雪地上成群结队觅食的麻雀，它们也比我快乐啊……

母亲让人捎话回来，说父亲想吃韭菜肉馅饺子，想尝尝家的味道。那时的我还只会做简单的饭菜，对于包饺子，我一次也没独立完成过。剁馅、和面、包好，按照记忆里母亲包饺子的步骤勉强完成，煮熟后，盛在搪瓷缸子里，飞奔向医院。

病床上的父亲是那么陌生，削瘦得不成样子。他看到我，拔掉氧气管，努力支撑着坐起来，大口喘着气，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下来，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头。我强抑制住眼里的泪，打开搪瓷缸，用筷子夹起一个饺子，送到父亲嘴边。父亲张开嘴，咬一口，歇歇，再嚼，咽下，使劲喘口气。然后又咬一口，歇歇，再嚼，咽下，使劲喘口气……一个饺子吃完，他已是大汗淋漓。我不知道我健壮的父亲，为何变得如此虚弱。

没过多久，父亲就走了，带着无限的眷恋与不舍。我常常默默地流泪，低着头无语地行走，把所有的情感都深藏在心里。

红尘浮世，烦恼不断，且行且悟。如马丁所说：“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烦恼，不要企图规避，装嫩或者装老。这些烦恼是人生给你的礼物，只有经历过、面对过，才能留下回味、拥有积淀。”

入职「非常爱情」

邓艳平

深秋季节，应文友之邀，赴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——左权老井村采风。

老井村，一个镶嵌在革命历史与自然风景中的瑰宝，被誉为“世外桃源”，是吴天明农村题材影片《老井》的拍摄地。《老井》引起巨大反响，曾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大奖，至今还在各网络平台播放。

如今，老井村已经蜕变为集艺术写生、实践研学、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写生基地，吸引着无数艺术家和游人的目光。

老井村位于左权县拐儿镇东9公里处，走进写生基地，一排依山而建、精致崭新，极富艺术气质的石头屋让人眼前一亮。每栋石头屋都承载着不同的电影痕迹：百鸟朝凤、非常爱情、老井、人生、亲缘、没有航标的河流。

周末甫一抵家，母亲便笑着唤道：“正打算挖红薯呢，你回来得可真是时候。”我深知，这预示着母亲又要筹备她的“立冬食谱”了。母亲的“立冬食谱”，主角是红薯、萝卜与山药三种菜肴。

每逢立冬时节，母亲总要念叨那句老话：“立冬食三宝，整冬无病扰。”红薯与萝卜，算是家常之物，自家地里便有，只需待到霜降之后，便可轻松挖取。而山药则颇为挑剔，非得山地才能种植，平原难觅其踪。记得儿时，母亲每年都会不辞辛劳地走上十几里山路，前往镇上采购20斤山药，细心地埋进土里，专等着过年享用。

立冬之后，天气日渐严寒。每日清晨上学，母亲总要从灶膛中掏出3个烤得热腾腾、香气四溢的红薯，轻拂去表面的草灰，每人分上1个。我们一路踏着薄霜，啃着香甜的红薯，手暖心更暖，即便是凛冽的西北风拂面，也未曾觉得寒冷。

母亲做的薯粉丸子，更是我的最爱。她将洁白如雪、软糯香甜的红薯粉与少量面粉精心调和，再揉成一个手掌大小的面团，醒上几分钟后，便双手翻飞，掐、捏、搓、团，不多时，一粒粒杏子般大小的薯粉丸子便成型了。随后起锅烧油加水，炖上一大锅海带骨汤，待锅中汤水沸腾，母亲便将薯粉丸子一一投入。那诱人的香气引得我不住地吞咽口水，终于，海带骨头丸子汤上桌了，几双筷子齐刷刷地伸向汤锅，争相夹起丸子送入口中。这时，母亲虽佯装生气地呵斥：“瞧你们，喉咙里都伸出手了！就不能慢点儿吗？”但脸上早已绽放出满足的笑容。

白萝卜也需等到霜降之后、立冬之时，方能褪

母亲的

立冬食谱

刘平

去苦涩，渗出甘甜。母亲常用白萝卜煮河虾给我们解馋。站在雾气缭绕的灶台旁，母亲一边照着柴火，一边给我们出谜语：“驼背老公公，胡子乱蓬蓬。下水一身白，落锅满身红，猜猜看是什么？”“虾！”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，随后，6双眼睛都紧紧盯着揭开的锅盖。萝卜丝煮鲜河虾极为下饭，光是那鲜美的汤汁，就能让我们拌下好几碗饭。

山药的吃法同样多样：炖排骨、炖豆腐、炖大鱼头、与黑木耳清炒、捣成山药泥……然而，儿时家境并不宽裕，这些美味佳肴往往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品尝到。但母亲还是想尽办法为我们熬制山药肉片汤。

或许正是得益于母亲精心准备的“立冬食谱”营养丰富，我们儿时很少生病，长大后也不畏寒冷。时至今日，即便是下雪结冰的天气，我也从未穿过秋裤。

今天看来，母亲的“立冬食谱”或许寒酸，但那已是母亲的全部。母亲用它们滋养了我们的童年，更在我们心中培育出善良、孝顺、温情的品质之花。



张家庄煤矿，是汾西矿务局的一个矿，是父亲服务和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。儿时我认为，做一个煤矿的子弟是多么荣耀，可以在澡堂里洗澡、可以吃中餐、可以吃老冰棍，回到村里，从乡民的口中说出“这是煤矿的子弟”，很自豪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依靠挣工分生活，父亲作为井下机电队的一名矿工，一天挣1块6毛9，有6毛进坑费，一个月吃58斤供应粮，这比作为教师的母亲一个月28斤供应粮强多了，这样我们家就成了吃着商品粮的农村人。

父亲1963年从部队转业至张家庄煤矿，培训半个月后，被分配到井下机电队，不久之后患上尘肺病。他整夜地咳嗽，有时甚至夜不能寐，每到春冬季节尤为严重，只得坐在院子里的碌碡上晒太阳，这样情况才能好一些。

因为不能坚持上班，父亲办了个长期病休，在家种起了地，耕犁耙地，春种秋

父亲与他的张家庄煤矿

曹海欣

收。“也傍桑阴学种瓜”，他种的南瓜有脸盆大，嫁接的红元帅苹果到了金秋闪着红光，路过的乡民不停地称赞。农闲时节，父亲靠在墙根和人唠闲话、晒太阳，农村的清新空气和乡村田园生活，让他的病减轻很多。

父亲认为，农村不仅是一片广阔天地，而且大有作为，春种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每个季节，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。他总是按季劳作，不误农时，种玉米的株距、行距，每个坑内的化肥量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父亲再次回到张家庄煤矿复工，到矿院的门房工作。再后来，我们家在榆次购了房，退休后的父亲沉浸在公园的林草中，身心得到极大放松，只是每年需回矿上摁一次手印，之后变成举着当天的报纸进行人脸识别。后来，听父亲讲：“张家庄煤矿没煤了，矿工都分流到其他矿区了。”再后来，又听他讲：“张家庄煤矿改名了，变成中盛煤矿了。”

近些年，煤矿加大了棚户区改造的力度，以前低矮旧的小平房推倒后，建起宽敞明亮的楼房，街面的水泥路也硬化了，

杯清茶，三两好友，看云卷云舒、日出日落，旖旎风光，平静诗意。

漫步村头，青石路两旁，院落错落有致，路上行人并不多，三两老人，倚着树荫下拉着家常，很习以为常地看着我们走过，脸上笑容温暖而满足。路上，我和一位本地女孩攀谈起来，她20岁左右，扎着马尾，干净利落。“看，那就是电影《老井》里打水的那口井。”女孩指着不远处的一口古井说道。我们纷纷上前，只见井口被保护得很好，旁边还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老井村”三个字。

老井村，从一个贫瘠落后的小村庄，变成了如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际写生基地，它正以独特的方式，讲述着奋斗、传承、发展与希望的青山绿水诗篇。



刊头题字 冯骥才
 文学副刊 第一〇二期